

## 回家路的变迁

□ 王贺锋

十年前，我在家乡西平县城新区买了房子。从新家到单位的路将近三公里，其中要经过一段一公里的河堤。这条河便是绕西平县城而过的小洪河。

那时的小洪河虽然环抱着县城，甚至河堤下不远就是闹市，但这段河堤上却是非常的荒凉和冷清，冷清得几乎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。因为小洪河日夜不停流淌的是从上游而来的黑褐色污水，整日散发着刺鼻的味道。黄土的河床被汛期的洪水长年累月折磨得千沟万壑。河堤上一条坑洼不平的羊肠小道穿过两排参天的杨树，再配上丛生的杂草，走过去一阵阴森森的感觉。那段时间，我宁愿绕远一些，也不愿走这条近路。

2015年春，河堤上、河道间突然冒出了挖掘机、推土机等许多大型机械设备和戴着安全帽的工人，一时间日夜马达轰鸣、人头攒动。看新闻才知道是“两河”治理工程启动了。

短短两年时间，小洪河完全变了模样。河道拓宽，原本黑褐色的污水没了痕迹，取而代之的是碧绿的清水，明镜似的映着蓝天白云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泛着一道道金光。原本沟壑纵横的河床变得整齐、平坦、宽阔起来，河堤上铺上了朱红色的柏油路面。十多万株海棠树挤满了河堤两岸，海棠树下绿草茵茵，河堤外则是顺着河堤延展的滨河公园，或是绿草萋萋、曲径通幽，或是竹林阵阵、绿树成荫，或是亭台轩榭、假山长廊，无不透着清幽和淡雅。

从此，我深深爱上了这段回家的路。春天，千万朵海棠花齐开放，姹紫嫣红、蜂飞蝶舞，河堤两岸仿佛瞬间升

腾起了两道绯红的云霞，人在花海里穿行，花在人群中飘香。夏天，小洪河卸下红装，着上碧裙，绿水映着绿叶，那抹绿啊，双眸都难以装得下，朱红色的河堤路如同绣进翡翠里的两条彩带。秋天，金黄的银杏、五彩的乌桕、朱红的枫叶把河堤两岸装点成了一个童话般的七彩世界。冬天，只需一场薄薄的小雪便可勾勒出一幅写意的山水画。

每日下班后，穿过喧嚣的城市街道，走在这段回家的路上，望着满眼的美景，无论一天经历了多么繁重的工作，心头堆积着多么难解的烦恼，突然间都烟消云散，云淡风轻了。心情变得放松，脚步也变得轻快。时而在河岸边的绿荫下独自静默片刻，在河堤上朱红色的柏油路上慢跑几步，在来往穿行的人群里迷失一下自我，一切都是那么舒心；时而离开河堤，顺着石阶走进曲径通幽的小路，徜徉在精致的滨河公园里，在一片竹林边驻足，思考一下人生，在画廊下的长椅上静坐，天马行空畅想一下未来，都显得那么惬意。

偶尔，立在横跨小洪河的气势雄伟的钻石桥上，望着一汪碧水映出的高楼大厦和盛世繁华，不禁感慨，短短几年间，西平的变迁又何止这段回家的路？

是啊，这段路只是西平十年来发展的一个缩影。放眼望去，那一条条南北纵横的宽阔大道、一簇簇巍峨耸立的楼群、一座座横跨天堑的大桥、一处处四季斑斓的公园，还有产业集聚区一个个沸腾忙碌的车间、田间地头一张张笑脸……一幅和美的画卷正在绽放这片土地上铺展开来。③3

## 风又吹落了一片叶子

□ 王喜玲

村庄像站立在时光里的一棵树，村里的每个人都是这棵树上的一片叶子。每片叶子的出生或凋落不分春夏秋冬，它们各自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，然后在生命尽头坦然落下。如同一滴水落入大海，像一粒尘埃坠落大地。

村里爱撒鱼的明哥突然走了。和几个月前他的邻居走法一样，正好好的，说走就走了。他们都是老死的，用老人的话说就是“熟透的瓜了”，轻轻一碰，瓜熟蒂落。

明哥家住在村子南头，西南角有一个大坑，夏季水草丰美，冬天有落叶堆积。只要不干坑，坑里一年四季都有肥硕的鱼。明哥长着一双鱼鹰子眼，能透过水面看到水里的世界。夏天的早晨，明哥正端着碗坐在坑沿吃饭，突然丢下碗跑进屋里，拎出撒网，悄悄拾好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一网下去，白花花的鱼就在网巢里翻腾了。

去年，大坑里集体养了鱼。腊月廿六起塘的时候，七十八岁的明哥听从儿子叮嘱，不再参加起塘了，他静静地坐在坑沿旁，看年轻人撒鱼、拉网、一片喧闹。看着看着，明哥仿佛看到了水面下被拉得惊慌失措的鱼，顿时两眼放光来了精神，他跑到屋里拿出水衣，老黄忠似的披挂上阵了。只见他拾好网，站在水边，盯着

浑浊的水面看了一会，用力把网扔出去。

到底是老了，半开的网只能罩住他面前的水域，明哥不好意思地环顾一下四周，笑笑说：“真老了，撒不远了，不服不行。”

明哥气喘吁吁地撒了几网，只撒了两条尺把长的小鲤鱼和一堆菱角。在老太婆怜爱的嘟囔声中，明哥让儿子把网收起，他坐在坑沿旁。明哥该有多失落吧？撒鱼是他一生的爱好，多不甘心，难道这就算老了吗？咋觉得年轻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呢！

明哥还是不服气。最近这两年，每次撒鱼前，他都有海明威笔下那个逮住鲨鱼的倔老头的胆量和勇气，可真去撒又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那曾经一网下去，白花花的鱼在网巢里翻腾的镜头，好像只是他昨天做过的一个梦。

唉！好汉不提当年勇。明哥常常坐在坑沿默默回想自己的一生。这人生如梦是谁说的？明哥觉得他的一生就是一场梦，梦醒了他就该走了。

近段时间，明哥常常想起他的爹和娘，想起和兄弟姊妹小时候一起过的苦日子。

唉！明哥叹气。他感觉这生命已近黄昏，结束倒是不怕，可咋就觉得恋恋不舍呢？舍不得离开他的子

孙后代和这个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，特别是那个和他吵了一辈子却又谁也离不开谁的老太婆，根本不敢想，他们老两口如果先走一个，剩下的那个人该有多孤单。不敢想他也常常想，如果他走了，在外面打工的孩子们立马就要从村庄以外的城市赶回来，伤心一场，忙碌一番，然后把他送到土里。四月的小麦正在扬花，大地如海，碧波荡漾，他就像一粒石子投进大海，顷刻间又恢复平静……不行，可不能倒下，一旦倒下就很难再站起来了，明哥心里想。

于是，他常去村子里和人拉呱，和同龄人一起坐在墙根那截弯柳树上，回忆一起走过的苦难青春。如今政策好了，赶上了好时代，吃不愁穿不愁的，还有养老金，就是儿女不在身边有点孤单。前天，镇里有领导下来走访群众，说是来搞乡村振兴，让农民不出家门就能挣到钱，可他们这一代人真的老了，可能看不见了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就让孩子们去振兴吧，谁都不知道明天他们还能不能在村庄里晃悠，所以，他们个个乐呵呵地活着。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还真不多了，他们天天掰着指数还剩几个，越数越少，数着数着第二天就又一个。

明哥走了，村庄又落下一片叶子。③3

## 盘龙山

## 春日诗章(组诗)

□ 邵永刚

楸桐  
楸桐寒素，自有一份清媚态度——

春来  
也在怡宕的熏风里  
舒枝，展叶，开大朵大朵的花儿

梧岭鸟鸣  
是晨，鸟儿用舌尖  
捧回了昨夜清凄凄的雨点儿

沁凉。盈澈。微蓝

这  
正是你  
和我，喜欢的宁静

春日戏笔  
……湖上沙洲，慢慢湮去了  
白鹭鸣叫着朝草色蒙蒙的东岸飞去

“从明日起预定去采薇的穆溪  
昨日落了细雨  
今日也落着细雨。”

梦一样，穆溪上下

烟雨，似雾似纱  
盈盈的雨珠，正从一片儿嫩叶  
滑向另一片儿嫩叶

心情好，山野全是蓝色的  
草亭下那劳作累了的人  
现在正安享地走神儿、望远的光

穆溪  
清晨的一粒鸟鸣里——

穆溪，醒了

风，吹一吹花瓣，吹一吹林间薄雾  
穆溪醒了  
世事，吹不吹都行

桃花  
红红的脸庞守住一个怎样的秘密

十年约等于一个句子  
但它不说

在民间源远的枝头  
在一场雨后，时光多么恍惚③3

## 生命的流水线

□ 王春兰

小时候，我常常问：天到底有多高？

娘说：你能长多高，天就有多高。我又问：地有多远？

娘说：你能走多远，地就有多远。后来，我长得并不高，却懂得了天的蓝。再后来，娘走了，走得很远，远到再也看不见。于是，我知道了什么是天边。知道了在这片土地上，有多少生命卑微，有多少生命灿烂，又有多少生命在无奈地打发流年。人人都在赞美，而我却闭口不言。

但我还是喜欢，喜欢这仅此一次的人间。喜欢高山巍峨，喜欢流水潺潺，喜欢一路坦途的乡村，和那扶也扶不直的炊烟。于烟火中品尝百味，在红尘外咀嚼回甘。一边向往着诗和远方，一边赚取着柴米油盐。

阳光明媚，我在阳光下耕种薄田。把青苗打理得错落有致，今夏，我用锄头又勾画出几亩诗篇。

允许湿漉漉的云朵从这里经过，

而我不会去追赶时间。当微风吹过眼眸，总会掀动一片碧绿的波澜，没有喧嚣的时候，才能弹出心中的琴弦。

生活被分割成密集的颗粒，总也不忘从夹缝中看一眼蓝天。尽管颠沛流离，也会在滩烂泥里期待一朵莲。

闲时读读书，秉持独有的温婉。不喜花开花落，不悲雾锁楼兰。不拿自己的体温评判季节的冷暖。

也曾渴望一场爱情，怀揣皓若明月的期盼。从青春年少，直到人生的暮年，最后才知道，所谓至真至纯，都是自己内心走不出的执念。虽然两鬓染霜，听一首情歌，还能感动得老泪涟涟。

等到老了，老得记不起谁的名字，我会一个人去寂静的公园，在长椅上呆坐，从红日初升，到余晖向晚，让时光和太阳一起，从身上坍塌剥离，任枯叶簌簌地洒落双肩。如果明天是生命的尽头，那么我要在月朗风清的今夜，把自己再好好养育一遍。③3

## 老宅屋后的那棵皂角树

□ 胡俊东

老宅屋后的那棵皂角树，原本好好的，后来却因为我而消失了，每每想起，懊悔不已。

我小的时候，那棵皂角树就已经有一百多岁的树龄了。它很高，树冠也很大，远远望去就像一把巨伞。它很奇特，竟然从一个根上紧挨着长出两棵树。它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，相依相偎扶摇而上。这独特的模样，成了村里一道风景。

皂角树会开花，花朵如米粒般大小，像小姑娘害羞地躲藏在绿叶之中。一簇簇淡黄色小花，煞是好看，引来无数蜜蜂在花间嬉戏。皂角树的叶子多而密，层次分明满眼绿，在阳光的照射

下，像无数个新的生命在颤动。夏季如期而至，皂角树下就成了我们解暑纳凉的好地方。蒲扇一摊，我们或睡觉、或学习、或讲故事，抑或是拿着自制的鱼竿钓鱼……小孩子喜欢这里，大人也是。他们喜欢坐在树下吃饭、聊天，叙家长里短，谈古今中外。爽朗的笑声不绝于耳，人们似乎忘记了生活的劳累和烦恼，这里成了生活的乐园。

对皂角树情有独钟的，还有鸟儿。清晨，早起的太阳沐浴大地，鸟儿便开始在树丛中放声歌唱。啾啾啾、咕咕咕、喳喳喳……如天籁之音。夜幕降临，它们扑棱着翅膀归巢了。来这里居住的除了斑鸠、喜鹊、黄鹂，居然还有猫

头鹰。夏刚落幕，秋便粉墨登场。秋风肆虐，树叶飘零。看到这般光景，不禁有些伤感和落寞。这时，树上传来风铃般的声响，抬头望去，原来是一串串皂角在随风摇曳，仿佛奏响秋天的赞歌，给萧瑟的秋天增添了一丝生机与活力。我仰望着湛蓝的天空，心里释然了许多。

说起皂角，在20世纪70年代，人们把它捣碎和衣服放在一起浸泡、揉搓就会起泡沫去污渍。因此，每当皂角成熟的时候，就有村民捡拾、采摘贴补家用。除了皂角有去污渍的功效外，皂角

刺也大有用处。那时，我时常见有人到这里掰树上的皂角刺。我有些纳闷，皂角刺又长、又粗、又硬，并且是刺上长刺，像铁蒺藜一样，要它何用？后来了解到，皂角刺是一种中药，再后来不知刮了哪门子风，人们一窝蜂似的开始种植速生杨树。就这样，皂角树的生命葬送在了我的手中。

几年后的一天，我在原来那棵皂角树的位置偶然发现一棵皂角树的幼苗，令我欣喜若狂，这棵幼苗是那样弱不禁风，或许这就是生命的力量。如今，每次回老家总要看看屋后那棵皂角树。也许只有这样，我愧疚的心才能舒服一点。③3



孙彦军 摄